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學史卷六至九

詳校官國子監司業臣納麟寶

編修臣程嘉謨覆勘

覆校官贊善臣莊承籛

校對官中書臣牛稔文

謄録監生臣蔣翰

學史卷六

明　邵寶　撰

未凡二十章

石奢為楚相其父殺人奢縱之而還繫請罪卒不受赦令自刎死史記循吏列傳

日格子曰君子之論奢嘗謂竊負而逃舜為天子然且可為而奢獨不可乎雖然下舜一等則奢其庶幾

矣其言曰不私其父非孝子也不奉主法非忠臣也王赦其罪上恵也伏誅而死臣職也數言者亦豈苟云哉

范文正公方貴顯時置負郭常稔之田千畝號曰義田以養濟羣族之人日有食嵗有衣嫁娶凶葬皆有贍擇族之長而賢者主其計而時其出納焉日食人一升嵗衣人一縑嫁女者五十千再嫁者三十千娶婦者三十千再娶者十五千葬者如再嫁之數葬幼者十千族之

聚者九十口歲入給稻八百斛以其所入給其所聚沛然有餘而無窮仕而家居俟代者與焉仕而居官者罷其給（錢公輔義田記）

日格子曰程子論孀婦謂餓死事極小失節事極大何范氏義田有再嫁之給也程子扶世教而立言范公處世變而立法其皆有所見乎然則再嫁之給倍再娶者何不能再娶者貧不能不再嫁者尤貧此事勢之固然也

梁主素善鍾律欲釐正雅樂乃自制四器名之為通每通施三絃黄鍾絃用二百七十絲長九尺應鍾絃用一百四十二絲長四尺七寸四分差彊中間十律以是為差因以通聲轉推月氣悉無差違而還相得中又制十二笛黄鍾笛長三尺八寸應鍾笛長二尺三寸中間十律以是為差以寫通聲飲古鍾玉律並皆不差於是被以八音施以七聲莫不和韻（隋書音樂志）五季周顯德中詔王朴考正雅樂朴以為十二律管互吹難得其真乃依

京房為律准以九尺之絃十三依管長短分寸設柱用七聲為均樂成而和五代史王朴傳

日格子曰律和聲和以天也蕭梁之通王朴之準和以人也律之制起於竹而通與準皆成於絲古語有之絲不如竹其達於天人乎雖然後世又有用簫笛和聲者簫笛亦竹也然始之刊鑿終之抑按非人而孰為之簫笛異於律固然哉固然哉

劉子玄中宗時遷太子左庶子兼崇文館學士皇太子

將釋奠國學有司具儀從臣著衣冠乘馬子玄議古大夫以上皆乘車今陵廟巡謁王公冊命士庶親迎則盛服冠履乘輅車他事無車故貴賤通乘馬韈而鐙跣而鞍非唯不師於古亦自取笑流俗太子從之因著為定令唐書劉子玄傳

日格子曰曲禮之目衆矣未有不便於人者朝服乘馬且執笏焉於曲禮何當哉於是知子玄之議之為當也

考錢氏之始終非有德澤施其一方百年之際虐用其人甚矣其動於氣象者豈非其孽歟五代史吳越世家

日格子曰此歐陽子之論也蘇子之記表忠觀也其論則又有異於是者盖庇民之惠虐民之令固不相掩其服而歸于宋免民於兵革之苦者亦不可誣也

君子盍參觀之

贈其父故滄州刺史兵部尚書母夫人鄭氏梁國太夫人得立廟祭三代曾祖都水使者府君祭初室祖安東

司馬贈襄州刺史府君祭二室兵部府君祭東室　韓文　田氏先廟碑

日格于日初室其西上乎二室次之東室又次之今之祠堂近是葢左昭右穆異廟之制也西上東下同堂之位也古者祫祭太祖東向戸在東也今之戸非古之戸矣是以雖存西上之尊而穆位無所於列且對越者難於西向故以次而東葢禮之變也自唐則然矣且昌黎深於禮者其叙此也安然而無異詞則

唐以上葢已行之論者不考堂之異同與戸之南東而輙欲以左右昭穆施于堂中豈其末之考歟

宋殺其大夫何以不名宋三世無大夫三世内娶也公羊傳僖公二十五年

日格子曰諸侯不内娶說者以為不臣妻之父也如其禮也可行於諸侯而不可行於天子乎天下莫非王臣天子則何娶而可天子娶於諸侯古之人皆然不以親故廢尊亦不以尊故廢親親有時乎伸尊有

時乎屈且以諸父則周公臣成王以諸兄則微子臣紂妻之父獨胡為其不可臣也斯禮也可行於天子而不可行於諸侯乎

從璟從莊宗戰數有功為金槍指揮使明宗軍變于魏莊宗謂從璟曰爾父於國有大功今為亂軍所逼爾宜自往宣朕意從璟馳至衛州為元行欽所執將殺之從璟呼曰願歸衛天子行欽釋之莊宗憐其言賜名從璟從莊宗如汴州將士多亡於道獨從璟不去左右或勸

其逃禍從璟不聽莊宗聞明宗已渡黎陽復欲遣從璟
通問行欽以為不可遂殺之歐陽子曰君父人倫之大
本忠孝臣子之大節豈其不相為用而又相害者乎抑
私與義而已耳蓋以其私則兩害以其義則兩得其父
以兵攻其君為其子者從父乎從君乎曰身從其居志
從其義可也身居君所則從君居父所則從父其從於
君者必辭其君曰子不可以射父顧無與兵焉則又號
泣而呼其父曰盍捨兵而歸我君乎君敗則死之父敗

則終喪而事君其從於父者必告之曰君不可以射也盡捨兵而歸吾君乎君敗則死之父敗待罪於君君赦已則終喪而事之從璟之於莊宗知所從而得其死矣

五代史唐明宗家人傳

日格子曰昔者鄭子蘭從晉侯伐鄭而請無與圍鄭君子以為知義況君父之際哉身從其居志從其義孰謂從璟者處亂且遽而能善其所處如此哉歐陽公此論其得於禮矣

太史公曰淮南衡山親為骨肉疆土千里列為諸侯不務遵藩臣職以承輔天子而專挾邪僻之計謀為畔逆仍父子再亡國亦其俗薄臣下漸靡使然也夫荆楚僄勇輕悍好作亂乃自古記之矣史記淮南衡山列傳

日格子曰孔子曰夷狄之有君不如諸夏之亡也太史公叙淮南衡山列傳在東越朝鮮西南夷之後豈亦孔子之意邪淮南衡山故荆地也春秋於楚以州舉或人焉者不惟其地惟其道耳用夷禮則夷之葢

春秋則然吾於淮南衡山抑何異哉

太子燕會衆賓客數十人太子建議曰君父各有篤疾有藥一丸可救一人當救君耶父耶衆人紛紜或父或君時原在坐不與此論太子諮之原勃然對曰父也太子亦不復難之魏邴原傳

日格子曰天下事之難處莫甚於此忠臣孝子亦各自盡而已他人無與焉而問之何居得非欲假其言以濟己私耶家國之事固非一丸藥之可喻也一彼

一此並行而相悖無足怪者抑亦豈不可求兩全之
道乎不然為棄疾楚令尹子南子則有君臣而無父子為子
胥則有父子而無君臣皆非君子所以處忠孝者也
或曰原為曹丕謀故曰父也云丕獨無君乎丕之無
君久矣原之言是助之也使管寧當是問也則如之
何易曰君子之道或出或處或默或語寧既隱矣其
將默乎
含兄徵咸寧中得疾就醫自療遂死於醫家家人迎喪

旐每繞樹而不可解引喪者顛仆稱鐖言曰我壽命未死但服藥太多傷我五臟耳今當復活慎無葬也其父祝之曰若爾有命復生豈非骨肉所願不爾葬也旐乃解及還其婦夢之其母及家人又夢之含乃曰非常之事古則有之乃發棺果有生驗然氣息甚微飲哺將護累月猶不能語飲食所須託之以夢含乃絶棄人事躬親侍養足不出戶者十有三年晉書顔含傳

日格子曰人死而復蘇者有之鐖蘇矣能夢而不能

言久之復死何也魂魄合而為人離散則死若鬼者
殆陰復而陽不復歟不然則其周旋不舍者何物也
邪
董晉為宰相時五月朔會朝天子在位公卿百執事在
廷侍中賛百僚賀中書侍郎平章事竇參攝中書令當
傳詔疾作不能事凡將大朝會當事者旣受命皆先日
習儀于時未有詔公卿相顧晉逡巡進北面言曰攝中
書令臣某病不能事臣請代某事於是南面宣致詔詞

事已復位進退甚詳（韓文董晉行狀）

日格子曰董晉代竇參宣致詔詞於習儀所而先曰云云時公卿相顧而晉進退甚詳可為倉卒應事之法

釐侯卒太子共伯餘立共伯弟和有寵於釐侯多予之賂和以其賂賂士以襲攻共伯於墓上共伯入釐侯羨自殺衛人因立和為衛侯是為武公（史記衛康叔世家）

日格子曰予觀淇澳之風抑之雅蓋嘗歎武公之德

粹矣季札觀樂又盛稱其德其沒也謂之睿聖武公

而史記乃有殺兄代立之說何其不類也昔者吾友

李天瑞嘗問武公孟子人品於予予以聖人之徒答

之行不義殺不辜武公豈為之哉武公豈為之哉不

然則史遷所聞誤矣

且朕既不德無以佐百姓今崩又使人重服久臨以離

寒暑之數以重吾不德也謂天下何史記漢文帝本紀

日格于曰短喪之令出於漢文而行於景天下後世

言不避不歸之景而歸之文何也文賢者也以賢者為父且為君景烏得而違之是故責文而舍景亦春秋之意也

居喪用喪禮除喪用吉禮因事而行乃常道也今若為開樂張宴則是特為一喜慶之事失禮意害人情無大於此雖曰故事祖宗亦不盡行伊川文集論開樂御宴

日格子曰除喪用吉禮因事而行允乎禮哉

鄒志完第進士調揚州潁昌府教授呂公著范純仁為

守皆禮遇之純仁屬撰樂語誥辭純仁曰翰林學士亦為之誥曰翰林學士則可祭酒司業則不可純仁敬謝宋史鄒浩傳

日格子曰成化初章編修懋黄編修仲昭莊檢討昶以史官辭撰煙火致詞蓋聞志完之風而興起者歟時無敢謝之人卒使三子上疏論列得罪以去能不媿純仁乎

昔三代之君皆在河洛之間故嵩高為中嶽而四嶽各

如其方四瀆咸在山東至秦稱帝都咸陽則五嶽四瀆皆并在東方自五帝以至秦軼興軼衰名山大川或在諸侯或在天子史記封禪書

日格于曰名山大川曷為表也為天下表也三代命祀位則奠矣故君有易都祀無易望偏安者望可以逋乎未能治其人而欲有事於神是誣神也其誰饗之然則在諸侯者何如諸侯之地固天子之地也

容有見髡於梁惠王惠王屏左右獨坐而再見之終無

言也惠王怪之以讓客客以謂髠髠曰固也吾前見王王志在驅逐後復見王王志在音聲吾是以默然客具以報王王大駭曰嗟乎淳于先生誠聖人也前淳于先生之來人有獻善馬者寡人未及視會先生至後先生之來人有獻謳者未及試亦會先生來寡人雖屏人然私心在彼有之後淳于髠見一語連三日三夜無倦惠王欲以卿相位待之髠因謝去於是送以安車駕駟束帛加璧黄金百鎰終身不仕史記孟子荀卿列傳

日格子曰孟子三見齊王而不言事髡之無言其迹似之使其從所言者能出王道則髡亦何可訾哉雖然髡受賜而辭位終身不仕游士之中蓋亦莫之能逮也

趙孝成王德公子之矯奪晉鄙兵存趙乃與平原君計以五城封公子公子聞之意驕矜而有自功之色客有說公子曰物有不可忘或有不可不忘夫人有德於公子公子不可忘也公子有德於人願公子忘之也且矯

魏王令奪晉鄙兵以救趙於趙則有功矣於魏則未為忠臣也公子乃自驕而功之竊為公子不取也於是公子立自責似若無所容者史記信陵君列傳

日格子曰不可忘者以德報德也不可不忘者庶幾乎無施勞矣在戰國時其言之近理者乎

虞卿欲以信陵君之存邯鄲為平原君請封公孫龍聞之夜駕見平原君曰王舉君而相趙割東武城而封君者非以君有功也為親戚故也今信陵君存邯鄲

而請封是親戚受城而國人計功也此甚不可平原君遂不聽虞卿史記平原君列傳

曰格子曰親戚不可計功乎無功而以親戚封封而有罪可議也有功不可計也雖親戚也而封以功功有小大猶罪有小大也罪有至於不可赦則功有至於不可不計以是權之斯得之矣

平原君家樓臨民家民家有躄者槃散行汲平原君美人居樓上臨見大笑之明日躄者至平原君門請願得

笑者頭平原君笑應曰諾終不殺居歲餘賓客門下舍人稍稍引去者過半平原君怪之門下一人前對曰以君之不殺笑躄者以君為愛色而賤士士即去耳於是平原君乃斬笑躄者美人頭自造門進躄者因謝焉其後門下乃復稍稍來史記平原君列傳

日格子曰笑躄之必戮以成好士名此戰國之習也設有賢君當此事也奈何賢君之後宮不使見躄而笑也然意向之輕重在心甚微而士之去就異焉可

不慎哉可不慎哉

遼西太守趙苞到官遣使迎母道經柳城值鮮畀萬餘人入塞寇鈔刼質苞母載以擊郡苞出戰對陳賊出母示苞苞悲號謂母曰為子無狀欲以微禄奉養朝夕不圖為母作禍昔為母子今為王臣唯當萬死無以塞罪母遥謂曰人各有命何得相顧以虧忠義苞即時進戰賊悉摧破其母為賊所害苞歸葬訖嘔血而死程子曰以君城降賊而求生其母固不可矣然亦當求所以生

母之方奈何不顧而遽戰乎必不得已身往降之可也徐庶於此蓋得之矣 後漢書趙苞傳

曰格子曰身可降城不可降然必有所託而圖為不可破者而後可以言不降也苟身降而城隨之其與幾何為苞計者守而不遽戰母庶其全乎或曰徐庶何如曰庶無專城其為去也異於苞矣

夫人姜氏歸于齊惡宣公也姪娣者不孤子之意也一人有子三人緩帶一曰就賢也 穀梁傳文公十八年

日格子曰此以情言也禮在其中矣雖然禮無二嫡故子有非嫡而母無非子奚必娣姪哉

宋人請猛獲于衛衛人欲勿與石祁子曰不可天下之惡一也惡於宋而保於我保之何補得一夫而失一國與惡而棄好非謀也衛人歸之左傳莊公十二年

日格子曰天下之惡一也此天下之名言也石祁子蓋碏之族執喪而不肯冠冕佩玉以聽卜者其為賢久矣其能為是言也不亦宜乎

閩人欲報仇或先食野葛而後趨仇家求鬬即死其處以誣仇人臻辯察格鬬狀被誣者往往釋去俗為之少變宋史王臻傳

日格子曰予按察兩浙時聞三衢人亦有為此者蓋衢地與建寧地邇固宜有之又聞有藥可即治為政者不可不知也

徐鹿卿守建昌督府檟取米五千斛鹿卿爭之曰守可去米不可得民恐失鹿卿請輸之以共命鹿卿曰民為

守計則善矣守獨不為民計乎卒爭以免宋史徐鹿卿傳

日格子曰建昌之民心即左内史之民心也然皃寛之逋乃所當輸者鹿卿之所見取與寛異矣爭之不亦宜乎

公孫敖如京師不至而復丙戌奔莒左傳文公八年歸父如晉還自晉至笙遂奔齊宣公十八年楚箴尹克黄使於齊還及宋聞若敖氏既滅其人曰不可以入矣箴尹曰棄君之命獨誰受之君天也天可逃乎遂歸復命而自拘於司

敗宣公四年

日格子曰箴尹守經歸父達權公孫敖違禮壞法者也同使而異道如此夫

石駘仲卒無適子有庶子六人卜所以為後者曰沐浴佩玉則兆五人者皆沐浴佩玉石祁子曰孰有執親之喪而沐浴佩玉者乎不沐浴佩玉石祁子兆衛人以龜為有知也禮記檀弓篇

日格子曰凡卜欲其敬也故卜人言然非為執喪者

發也然則執喪而卜當奈何亦喪服而已禮固有喪服冠者卜獨不可乎石祁子於是乎知禮

王一歲而有三年之喪二焉於是乎以喪賓宴又求彝器樂憂甚矣且非禮也左傳昭公十五年

日格子曰妻之喪子未除不可以再娶古之道也故周景王穆后薨太子壽卒叔向謂有三年之喪二

季孫有疾命正常曰無死南孺子之子男也則以告而立之女也則肥也可季孫卒康子即位既葬康子在朝

南氏生男正常載以如朝告曰夫子有遺言命其圉臣曰南氏生男則以告於君與大夫而立之今生矣男也敢告遂奔衛康子請退公使共劉視之則或殺之矣乃討之名正常正常不反左傳哀公三年

日格子曰正常之告南孺子之子男也可謂不負季桓子矣於是康子即位矣告不亦晚乎娠有期日始卒而告請需焉固愈於既葬而徒告也雖然康子之立必有君命矣君將奈何因其請退而從之可也遂

俾攝焉而約反嗣於他日亦可也

學史卷六

學史卷七

明 邵寶 撰

申 凡二十九章

當是時中尉條侯周亞夫與梁相山都侯王恬開見釋之持議平乃結為親友張廷尉由此天下稱之史記張釋之傳

日格子曰書曰推賢讓能庶官乃和張釋之在漢廷固所謂賢且能者亞夫恬開知之推焉讓焉禮也乃

結為親友則謂之何黨邪比邪史遷謂由此天下稱之其見釋之抑亦淺矣

楚子期伐陳吳延州來季子救陳謂子期曰二君不務德而力爭諸侯民何罪焉我請退以為子名務德而安民乃還左傳哀公十年

日格子曰華元子反情以要盟春秋譏之季子之救陳乃自退於楚得無與之類乎季子以三代之道而息民華元以戰國之術而救國季子道隆而意遠華

元衎勝而道微

衛穆公卒晉三子自役弔焉哭於大門之外衛人逆之婦人哭於門内送亦如之遂常以葬左傳成公二年

日格子曰此弔禮之變也三子者自役至焉未復命故也衛人以變禮處之可也凡弔者豈皆自役遂常以葬謂之何哉

周人有喪魯人有喪周人弔魯人不弔穀梁傳定公元年

日格子曰魯人之不弔不敢弔也臣之於君喪其禮

奔奔必後父之殯殯而後奔不亦緩乎此禮之變也

曾子問君未殯而臣有父母之喪則如之何孔子曰

歸殯反君所在君所且然而況遠若周與魯者哉是

故夫禮則然禮莫大於君臣父子變之道於是乎觀

王生者善為黄老言處士也嘗名居廷中三公九卿盡

會立王生老人曰吾韈解顧謂張廷尉為我結韈釋之

跪而結之既已人或謂王生曰獨奈何廷辱張廷尉使

跪結韈王生曰吾老且賤自度終無益於張廷尉張廷

尉方今天下名臣吾故聊辱廷尉使跪結韈欲以重之

史記張釋之傳

日格子曰王生以結韈重張廷尉何哉其所謂重者命之結而結生所謂重也然生亦何以知廷尉必能成生之重哉昔者圯下之進履老人者欲抑良以教之非以進履為重也生何以教廷尉者而使結韈邪汲黯揖大將軍禮也禮不失已亦不失人是故已重人亦重若生之結韈吾見其自輕而輕人耳雖然釋

之當景帝初懼以前過誅用王生計卒見謝斯豈其所謂計邪蓋黄老之術如此

周公何以稱大廟于魯封魯公以為周公也周公拜乎前魯公拜乎後曰生以養周公死以為周公主公羊傳文公十三年

日格子曰此封國之變也周公之功大矣周公封魯公嗣禮也周公相魯公封亦禮也周公拜魯公安得不拜魯公拜周公亦安得不拜禮之變蓋如此

梁王歸就國而梁王聞其議出於袁盎諸大臣所怨望使人来殺袁盎袁盎顧之曰我所謂袁將軍者也公得毋誤乎刺者曰是矣刺之置其劒劒著身視其劒新治問長安中削厲工工曰梁郎某子来治此劒以此知而發覺之發使者捕逐之獨梁王所欲殺大臣十餘人文吏窮本之謀反端頗見太后不食日夜泣不止景帝甚憂之問公卿大臣大臣以為遣經術吏往治之乃可解於是遣田叔吕季主往治之此二人皆通經術知大禮

来還至霸昌廏取火悉燒梁之反辭但空手来對景帝曰何如對曰言梁王不知也造為之者獨其幸臣羊勝公孫詭之屬為之耳謹以伏誅死梁王無恙也景帝喜說曰急趨謁太后太后聞之立起坐飡氣平復故曰不通經術知古今之大禮不可以為三公及左右近臣少見之人如從管中闚天也史記梁世家

日格子曰經術與文吏異乎權輕重於骨肉之間唯知道者能之程子論薄昭之死可以決斯議矣

始大臣誅諸呂時朱虛侯功尤大許盡以趙地王朱虛侯盡以梁地王東牟侯及孝文皇帝立聞朱虛東牟之初欲立齊王故絀其功史記齊悼惠王世家

日格子曰朱虛侯章呂氏壻也獨能深惟大義毅然倡之當是時微章劉之安否未可知也其欲立齊王亦豈大失哉及事定之後顧坐是以絀其功疑生於嫌雖文帝不免焉良可惜矣程子謂人臣之義王陵為正愚於章亦云

竇太后曰皇后兄王信可侯也景帝曰請得與丞相議之丞相亞夫曰高皇帝約非劉氏不得王非有功不得侯不如約天下共擊之今信雖皇后兄無功侯之非約也景帝嘿然而止其後匈奴王徐盧等五人降景帝欲侯之以勸後丞相亞夫曰彼背其主降陛下陛下侯之則何以責人臣不守節者乎景帝曰丞相議不可用乃悉封徐盧等為列侯亞夫因謝病景帝中三年以病免相史記絳侯世家

日格子曰營門不得入亞夫於是爲真將軍爭廢栗太子封王信徐盧等亞夫於是爲真宰相

王太后在民間時所生子女者父爲金王孫王孫已死景帝崩武帝立王太后獨在而韓王孫嫣承閒言太后有女在長陵武帝使使往先視之在其家武帝乃自往迎取之詔副車載馳還直入長樂宮行詣門著引籍通到謁太后曰女某邪曰是也爲下泣女亦伏地泣武帝奉酒前爲壽奉錢千萬奴婢三百人公田百頃甲第以賜姊

史記外戚世家

曰格子曰事至武帝無善處者矣為景帝為王太后者當若之何君子作事謀始立后天下之大事也而可不謀乎納之非所納也立之非所立也始之不謹如此而欲善其後乎

竇長君少君上書自陳竇皇后乃厚賜田宅金錢封公昆弟家於長安絳侯灌將軍等曰吾屬不死命乃且縣此兩人兩人所出微不可不為擇師傅賓客又復效呂

氏大事也於是乃選長者士之有節行者與居賓長君少君由此為退讓君子不敢以尊貴驕人史記外戚世家

日格子曰此可為保全外戚之法

趙簡子死未葬中牟入齊已葬五日襄子起兵攻圍之未合而城自壞者十丈襄子擊金而退之軍吏諫曰君誅中牟之罪而城自壞是天助我何故去之襄子曰吾聞之叔向曰君子不乘人於利不迫人於險使人治城城治而後攻之中牟聞其義乃請降淮南子道應篇

日格子曰襄子不阨人於險仁哉叔向之言乎然仁之施自親始葬五日而起兵抑何不類也蓋晉之習於墨久矣襄子之信襄公猶其信叔向也左傳僖公三十三年子墨衰絰敗秦師于殽獲孟明西乞白乙以歸遂墨以葬文公晉於是始墨烏乎文王之囙壘尚矣一言之仁成則襄子敗則宋襄公然則君子之觀人豈可以成敗哉仁有同功仁有同過

趙王遣相如奉璧西入秦史記藺相如傳

日格子曰趙王知相如之必能完璧乎曰不知也相

如能知秦之必歸璧乎曰不知也然則何以使相如以死殉璧趙王以意氣任相如璧完而相如歸趙重矣璧不返相如死之趙亦重矣國孰之重輕於是繫焉是行也良亦幸哉雖然璧之重不重於相如為一璧而失相如是以士予敵也士亡則國隨之何璧之守哉古人有言匹夫無罪懷璧其罪予亦曰國無釁得璧其釁趙王知是庶幾免夫

秋七月辛丑盟吳晉爭先吳人曰於周室我為長晉人

曰於姬姓我為伯乃先晉人左傳哀公十三年

日格子曰滕諸姬也薛異姓也諸侯相朝長滕侯禮也吳四夷也晉中國也兩伯並會先晉侯禮也

王之在隨也子西為王輿服以保路國于脾洩聞王所在而後從王左傳定公五年

日格子曰子西負其讓節故欲濟難以權可謂心乎社稷者矣雖然禮固有重於亡國者不可斯須去也

是故子西非純臣也王孫由于嘗告之曰脾洩之事

余亦弗能也其所以譏切之者至矣仲尼曰彼哉彼哉將不以是哉

曹操幼子倉舒卒操傷惜之甚掾邴原有女早亡操欲求與倉舒合葬原辭曰嫁殤非禮也原之所以自容於明公公之所以待原者以能守訓典而不易也若聽明公之命則是凡庸也明公焉以爲哉操乃止通志魏邴原傳

日格子曰狥葬非禮也魏顆能違亂命於其父嫁殤非禮也曹操不能克私愛於其子此亦可以覩人矣

原能辭殉而不能捨揉以去其視管寧能無媿乎

初鄭公子蘭出奔晉從於晉侯伐鄭請無與圍鄭許之使待命于東鄭石甲父侯宣多逆以為太子以求成于晉晉人許之（左傳僖公三十年）

日格子曰身從其奔而心從其宗從晉伐鄭而無與圍蘭之處茲變也其可也

公如齊齊侯請饗之子家子曰朝夕立於其朝又何饗焉其飲酒也乃飲酒使宰獻而請安子仲之子曰重為

齊侯夫人曰請使重見子家子乃以君出左傳昭公二十七年

日格子曰饗名而燕非禮也燕而宰獻且終之以媟非禮甚矣子家其明於君臣之分乎其明於男女之別乎不然既謝饗而復以君出何其果也

會公主甍悰久不謝文宗怪之戶部侍郎李珏曰比駙馬都尉皆為公主服斬衰三年故悰不得謝帝矍然始詔杖而朞著于令唐書杜悰傳

日格子曰斬衰三年子為父也妻為夫亦然以駙馬

都尉而為公主服之則何謂也唐太宗禮遣其女正千載之謬胡為而有此制哉不然則高宗以後或有變焉者至是猶未之復爾

公衍公為之生也其母偕出公衍先生公為之母曰相與偕出請相與偕告三日公為生其母先以告公為為兄左傳昭公二十九年

日格子曰有一乳二子疑所長者或曰長先或曰長後夫生也者生也生先矣而曰長後可乎

宣子有環其一在鄭商宣子謁諸鄭伯子産弗與曰非官府之守器也寡君不知子太叔子羽謂子産盍求而與之子産曰出一玉以起二罪吾又失位韓子成貪將焉用之韓子買諸賈人既成賈矣請諸子産子産對曰昔我先君桓公與商人皆出自周世有盟誓以相信也今吾子以好來辱而謂敝邑彊奪商人毋乃不可乎韓子辭玉左傳昭公十六年

日格子曰韓起求玉子産弗與既而買諸商又辭弗

敢聞其辭可能也其貞信以忠不可能也抑於是而得處商人之道焉而商人之事上亦可謂有禮也已

梁天監初齊臨川王獻所生妾謝墓被發不至埏門蕭子晉傅重諮禮官何佟之佟之議以為改葬服緦見柩不可無服故也此止侵墳土不及于椁可依新宮火處三日哭假而已帝以為得禮二年何佟之議追服三年無禫尚書議並以佟之言為得隋書禮儀志

日格子曰衛司徒文子改葬其叔父問服於子思子

思曰禮父母改葬緦既葬而除之不忍無服送至親也非父母無服無服則弔服而加麻韓子謂自啟至于既葬而三月則除之未三月則服以終三月又謂今之弔服猶古之弔服也臨川王之於妾母無亦酌此而為之乎何佟之議何其過也

度支奏誤漬為清樞密承旨孫隱中足成之上怒推按譴罰之唐鑑宣宗九年

日格子曰漢石建誤書馬字懼獲譴死不失為醇謹

之臣唐宣宗按罰孫隱中足成度支奏清守為漬不免為苛察之君君臣之道固不同也雖然石建之過籍用白茅之意也充孫隱中之心則將無所不欺矣書曰刑故無小豈謂是邪

帝以朝長樂宮數蹕煩民乃築複道武庫南叔孫通諫曰此高帝月出遊衣冠之道也子孫奈何乘宗廟道上行哉帝懼曰急壞之通曰願陛下為原廟於渭北衣冠月出遊之益廣宗廟大孝之本乃詔有司立原廟漢書惠帝

紀

日格于曰洛周公為天下營也文武廟於斯禮也漢立原廟于京師于所幸郡國斯異於洛之廟矣書曰黷于祭祀時謂弗欽其原廟之謂乎

故事凡欲立皇后皇子必先以金鑄其象而占之以鑄成者為吉 魏書后妃傳

日格子曰大事稽疑龜筮至矣鑄金人敝俗也敝俗行之君子無論焉雖然龜筮無心故能決大疑金人

之鑄事出乎工工人之中寧無爲奸利如毛延壽者乎要之事不師古未見其可也

臧氏之母養公者也君幼則宜有養者大夫之妾士之妻養公者必以其子入養臧氏之母聞有賊以其子易公抱公以逃公羊傳昭公三十一年

日格子曰養公者公與其子孰重以國則公重以子則公與其子等爾然則爲臧氏母者奈何臣固有以身狥國者矣况於子哉

太史公曰國之將興君子用而小人退國之將亡賢人隱亂臣貴使楚王戊毋刑申公遵其言趙任防與先生豈有篡殺之謀為天下僇哉賢人乎賢人乎非質有其內惡能用之哉史記楚元王世家

日格子曰有其內而能用賢古之人則然也史遷及此亦有見哉

古者臣有大喪則君三年不呼其門已練可以弁冕服金革之事君使之非也臣行之禮也閔子要絰而服事

既而曰若此乎古之道不即人心退而致仕孔子蓋善之也公羊傳宣公元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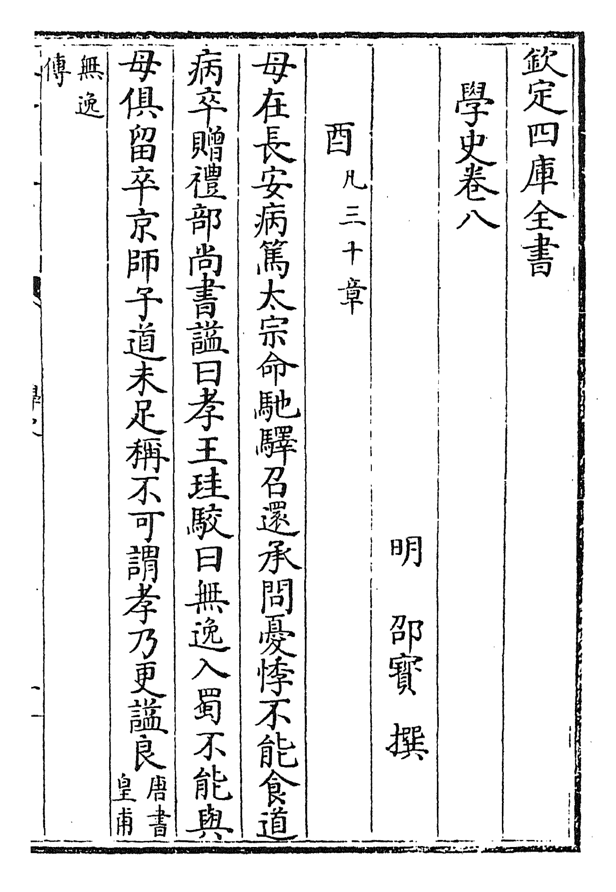
日格子曰臣有大喪已練可以弁冕服金革之事公羊曰君使之非也臣行之禮也子曰臣辭之禮也禮即人心者也

晉師之救鄭者至曰請戰莊王許諾將軍子重諫曰晉大國也王師淹病矣君請勿許也莊王曰弱者吾威之彊者吾辟之是以使寡人無以立乎天下令之還師而

逆晉寇莊王鼓之晉師大敗晉衆之走者舟中之指可掬矣莊王曰嘻吾兩君不相好百姓何罪令之還師而佚晉寇公羊傳宣公十二年

日格子曰詩曰柔亦不茹剛亦不吐楚莊之於晉鄭也有之而伐陳之從義大矣雖然其猶在秦穆之下乎秦穆之悔過聖賢之地也

學史卷七



欽定四庫全書

學史卷八

明　邵寶　撰

酉 凡三十章

母在長安病篤太宗命馳驛召還承問憂悖不能食道病卒贈禮部尚書謚曰孝王珪駁曰無逸入蜀不能與母俱留卒京師子道未足稱不可謂孝乃更謚良 唐書皇甫無逸傳

日格子曰蜀道遠且難矣毋能行與俱可也不然則辭官以養可也不然則就卑官以便養亦可也無逸有三失而獨以一焉蔽其不孝得無遺情乎

唐時陳藏器著本草拾遺謂人肉治羸疾自是民間以父母疾多刲股肉而進唐書孝友傳

日格子曰刲股之非孝也君子之為論久矣予獨恨夫術者之不達聖賢之旨也秦穆狥人春秋夷之充其類至斥作俑者為無後人肉療羸其為俑也大矣

人子為之雖虧體猶可言也世有暴而謀身者能不為跖乎

帝嘗命璟與蘇頲制皇子名與公主號遂差次所封且詔別擇一美稱及佳邑封上璟奏言七子均養詩人所稱今若同等別封或毋寵子愛恐傷鳲鳩之平昔袁盎引卻慎夫人席文帝納之夫人亦不為嫌以其得長久計也臣不敢別封帝歎重其賢唐書宋璟傳

日格子曰名以制義不可不慎也尚矣古之人有命

太子曰仇而諸子曰成師者皆因事而名初無意焉者也而皆足以兆亂況擇焉而為之乎宋璟見遠於近知著於微其稱持正固亦識之所到也夫

開元末壽王瑁以母寵欲立為太子積陳申生戾園禍以諫玄宗改容謝之詔授給事中積曰陛下絕招諫之路為日滋久今臣一言而荷殊寵則言者將衆何以錫之帝善其讓止不拜唐書裴積傳

日格子曰明皇絕諫路久矣積一言而獲賞其受之

禮也其辭焉以讓能者亦禮也顧為君虞賞不繼而

卒不拜無乃為逄乎

后感悟即日遣徐彥伯迎廬陵王於房州王至后匿王

帳中召見仁傑語廬陵事仁傑敷請切至涕下不能止

后乃使王出曰還爾太子仁傑降拜頓首曰太子歸未

有知者人言紛紛何所信后然之更令太子舍龍門具

禮迎還中外大悅 唐書狄仁傑傳

日格子曰廬陵還矣仁傑諷諫之力大矣然匿於帳中

安知不再黜乎仁傑於是有顯迎之請焉還而無迎猶未成乎還也然亦有聞於昔乎書有之太保以仲桓南宫毛俾爰齊侯吕伋以二干戈虎賁百人逆子釗於南門之外

衡山公主既公除將下嫁長孫氏志寧以為禮女二十而嫁有故二十三而嫁固知遇喪須終三年春秋魯莊公如齊納幣母喪未再朞而圖婚二家不譏以其失禮明也今議者云公除從吉此漢文創制為天下百姓耳

公主身服斬衰服可以例除情不可以例攺心喪成婚非人情所忍於是詔公主待服除乃婚唐書于志寧傳

日格子曰志寧之言其知漢文之所以為詔者矣漢文之詔其大指葢為吏民而諒闇之制初未之及簡禮者樂於便已踵而行之遂使漢文負大罪於名教誰歟議禮能為志寧言者自婚而推之凡不係於吏民者皆可以已此志寧所謂心喪也則於孝乎何損之有晉武魏文宋孝宗獨不聞漢詔乎

興平縣民上官興以醉殺人而逃聞械其父乃自歸京兆尹杜悰御史中丞宇文鼎以其就刑免父請減死詔兩省議以為殺人者死百王所守若許以生是誘之殺人也諫官亦以為言文宗以興免父囚近於義杖流靈州君子以為失刑唐書刑法志

日格子曰唐文宗於是乎失刑哉未失也上官興歸獄之期於必死不若縱囚來歸者之期於幸免也是故殺一人固足以守天下之法釋一人尤足以惇天

下之倫唐文宗於是乎失刑哉未失也抑文宗之失刑在陳弘志不在上官興舍彼議此何哉

吳人之入楚楚昭王奔鄖鄖公之弟懷將殺王鄖公辛止之懷曰平王殺吾父在國則君在外則讎也見讎弗殺非人也鄖公曰君而討臣何讎之為若皆讎君則何上下之有乎吾先人以善事君成名於諸侯自鬬伯比以來未之失也今爾以是殃之不可懷弗聽曰吾思吾父不能顧矣鄖公以王奔隨王歸而賞及鄖懷子西諫曰

君有二臣或可賞也或可戮也君王均之羣臣懼矣王曰夫子期之二子邪吾知之矣或禮於君或禮於父均之不亦可乎國語楚昭王十一年

日格子曰以直報怨以德報德此聖人處恩讎者至矣楚昭王之賞與叔孫昭子之不怨抑何異也賞以勸孝固所以勸忠也君之政也無與於政者其將然乎雖然楚昭非能直也為德以寛身也其何足以語此

范獻子聘於魯問具山敖山魯人以其鄉對獻子曰不為具敖乎對曰先君獻武之諱也獻子歸徧戒其所知曰人不可以不學吾適魯而名其二諱為笑焉唯不學也人之有學也猶木之有枝葉也木有枝葉猶庇廕人而況君子之學乎國語魯

日格子曰范獻子恥不學與孟僖子病不能相禮者何如學之道博矣禮入國而問禁此學之大端也學則能問能問則何諱之不知哉是故學莫大於禮范

獻子以枝葉言之何居抑吾於此可以觀國矣魯秉周禮故僖子之言然晉之於魯逺矣獻子之云不亦宜乎

秦伯之弟鍼如晉修成叔向命召行人子員行人子朱曰朱也當御三云叔向不應子朱怒撫劒從之叔向曰秦晉不和久矣今日之事幸而集晉國頼之不集三軍暴骨子員道二國之言無私子常易之姦以事君者吾所能御也拂衣從之人救之左傳襄公二十六年

曰格子曰使之於國大矣矧爻彊國而可不選擇其人乎子員賢固不可以子朱當御廢告之遜而三云不應至肆撫劒之勇叔向於此舍拂衣其無處乎孟子曰薄乎云爾烏得無罪其叔向於子朱之謂矣

吐蕃金城公主請文籍四種玄宗詔秘書寫賜休烈上䟽曰吐蕃國之敵經籍國之典也且吐蕃之性慓悍果決善學不囘若達於書則知戰深於詩則知武夫有師干之試深於禮則知月令有廢興之兵深於春秋則知

用師詭詐之計請去春秋夫春秋當周德既衰諸侯盛
彊征伐競興情偽於是乎生變詐於是乎起誠與之國
之患也疏入詔中書門下議侍中裴光庭曰吐蕃不識
禮經今求哀稽顙許其降附漸以詩書斯可致也休烈
但見情偽變詐於是乎生不知忠信節義亦於是乎在
帝曰善遂與之唐書于休烈傳

日格子曰王言為令聖言為經覆載之內孰不是訓
令可遐畧不可遐遺惟經亦然夷而請書其情雖不

可知可億逆而拒之乎春秋名分之書也名分莫大乎華夷尊攘之道於是焉吐蕃有人心則是一經足以為感化之地矣謂頌經而舍春秋獨何見歟

秋七月禘於太廟用致夫人非禮也夫人何以不稱姜氏貶曷為貶譏以妾為妻也其言以妾為妻奈何蓋脅于齊媵女之先至者也公羊傳僖公八年

日格子曰致夫人之説三傳不同今就公羊氏論之媵之先至則奈之何齊大而邇世為婚姻其不安於

媵也固矣有鄭忽之志辭之可也婚可辭而媵不可辭乎失此不圖至於至焉亦曰惟禮可以已之禮莫大於分嫡妾之分定於初矣先後至不與焉此所謂已之以禮者也可以已之而不已齊之罪乎魯之罪乎

輔公祏反寇壽陽詔孝恭為行軍元帥討之引兵趨九江李靖李勣黄君漢張鎮周盧祖尚皆禀節度將發大饗士栝水變為血坐皆失色孝恭自如徐曰禍福無基

唯所召爾顧我不負於物無重諸君憂公祏禍惡貫盈
今仗威靈以問罪梧中血乃賊臣授首之祥乎盡飲罷
衆心為安唐書元王孝恭傳
日格子曰討叛之必克孝恭以義知之非以祥知之
其託祥以云葢安衆之道然也衆心安而后士氣壯
克之道或在是乎然則雖謂知之以祥亦可也
逄丑父者頃公之車右也面目與頃公相似衣服與頃
公相似代頃公當左使頃公取飲頃公操飲而至曰革

取清者頃公用是佚而不反逄丑父曰吾頼社稷之神靈吾君已免矣郤克曰欺三軍者其法奈何曰法斮於是斮逄丑父公羊傳成公二年

日格子曰逄丑父斮而免君何如曰可也曰免君之死而不能成君之死如之何其可也曰國君死社稷禮也社稷未至於亡雖免焉不亦可乎雖然佚而弗反其為楚車也大矣欲免失位之譏於君子可得哉

可得哉

彘之亂宣王在召公之宮國人圍之召公曰昔吾驟諫王王不從以及此難今殺王子王其以我為懟而怒乎夫事君者險而不懟怨而不怒況事王乎乃以其子代宣王宣王長而立之國語共和十四年

日格子曰彘之亂國人圍召公之宮何至於以子代王太子而予之衆怒如水焉不與之不止也此召公之權也我以吾子彼以王太子名毀而實存公為社稷謀至矣於道則未盡也然則奈何匿而勿予苟迫

馬則以身狥之國人方德召公必無并殺之理使伊尹周公處之則當何如有伊尹周公則無胔之亂或有之亦如是而已矣是故以身狥者正也以子代者權也雖然道隆則隆道汚則汚伊尹周公之事召公其將能乎

玄少子十歳獨游門次卒有三人持杖刼執之入舍登樓就玄求貨玄不與有頃司隷校尉陽球率河南尹洛陽令圍守玄家球等恐并殺其子未欲迫之玄瞋目呼

曰姦人無狀玄豈以一子之命而縱國賊乎促令兵進

於是攻之玄子亦死

日格子曰刼質而并殺之可乎執而治之可也貸以

免焉而徐圖執之亦可也茍疾之甚而快於一去彼

被質者何不辜如之如之何其可也且殺人于貸其

視夫弑父與君者異矣謂之國賊不亦過乎

破吐蕃靈州而朝恩使人發其父墓盜未得子儀自涇

陽來朝中外懼有變及入見帝唁之即號泣曰臣久主

兵不能禁士殘人之墓人今發先臣墓此天譴非人患也唐書郭子儀傳

日格子曰汾陽之父之墓發於魚朝恩汾陽之智豈不及知哉君子之於小人固當容之耳抑汾陽久主兵柄其對君亦當如此易曰包荒書曰惟干戈省厥躬汾陽於是乎兼有之矣

順宗病不得語王叔文與牛美人用事權震中外憚廣陵王雄睿欲危之帝名絪草立太子詔絪不請輙書曰

立嫡以長跪白之帝頷乃定唐書鄭絪傳

日格子曰為天子草詔請而後書禮也書而後白權也惟執經以處變可以行權不然則否變莫大於病不能語經莫大於立嫡以長

河東節度使王鍔賂權近求兼宰相密詔中書門下曰鍔可兼宰相藩遽取筆滅宰相字署其左曰不可還奏之宰相權德輿失色曰有不可應別為奏可以筆塗詔邪藩曰勢迫矣出今日便不可止既而事得寢唐書李藩傳

一夕遣使持手詔欲以劉氏為貴妃沆對使者引燭焚詔附奏曰但道臣沆以為不可其議遂寢宋史李沆傳

曰格子曰此君所謂可而臣以為否者也三代君臣面相可否故為吁為咈後世不然則承密命而急不及奏者小否則塗大否則焚亦固不能已也雖然臣一也在謀議之地者可其他不可

宣子驟諫公患之使鉏麑賊之晨往寢門闢矣盛服將朝尚早坐而假寐麑退歎而言曰不忘恭敬民之主也

賊民之主不忠棄君之命不信有一於此不如死也觸槐而死左傳宣公二年

日格子曰麑既告盾可以不死乎靈公欲死盾盾不死麑惡得不死麑不死必有死麑者矣然則甚從簡之卒何以不死靈公之死盾也以㤩從簡之死富人也以需㤩以去為快需以得為遂從簡之死富人固不若靈公之死盾之切也麑必死卒不必死麑也義卒也智其感之也皆以恭敬君子可不務乎五代史萇從簡

傳許州富人有玉帶欲之而不可得遣二卒夜入其家殺而取之卒夜踰垣隱木間見其夫婦相待如賓二卒歎曰吾公欲奪其寶而害斯人吾必不免因躍出而告之使其速以帶獻遂踰垣而去不知其所之

宰相韋貽範母喪詔還位偓當草制上言貽範處喪未數月遽使視事傷孝子心今中書事一相可辦陛下誠惜貽範才俟變縗而召可也學士使馬從皓逼偓求草偓曰腕可斷麻不可草從皓曰君求死邪偓曰吾職內署可默默乎明日百官至而麻不出宦侍合譟茂貞入見帝曰命宰相而學士不草麻非反邪艴然出帝畏茂

貞卒詔貽範還相洎代草麻唐書韓偓傳

日格子曰韓偓不為貽範草制正矣其曰俟變衰而召可乎有門庭之冦則從金革之事可也不然而從利亦晉之墨耳三年之内無日可者禮曰既葬各以其服除此變衰之候也衰可變哀不可變此時而可召安往不可哉禮䟽曰三年之喪小祥後衰與大功同故曰功衰此所謂變衰也

敬宗將幸東都裴度在興元憂之自表求覲與章偕來

曰格子曰裴度欲止敬宗東都之行非面覲不可覲必表求禮也待報恐不及故輿章偕來蓋禮之變如此有度之志可也不然將不涉於彊乎唐書崔咸傳

晉士匄帥師侵齊至穀聞齊侯卒乃還還者何善辭也何善爾大其不伐喪也此受命乎君而伐齊則何大乎其不伐喪大夫以君命出進退在大夫也公羊傳襄公十九年

曰格子曰閫外專制尚矣然專以趨利者有之未有

專以從禮者也知禮非難知權為難故士有見善於

春秋

重榮雖武夫而曉吏事其下不能欺有夫婦訟其子不孝者重榮拔劍授其父使自殺之其父泣曰不忍也其母從傍詬駡奪其劍而逐之問之乃繼母也重榮叱其母出從後射殺之五代史安重榮傳

曰格子曰劍而后知為繼母聽斯獄者亦疎矣當是時也使其父忍必劍之子死不足惜得無遺情乎凡

非繼母者準是以聽何如恩在家法在國恩絶而法
用用法以義康誥曰速由文王作罰刑茲無赦
商子寄字況與呂禄善及高后崩大臣欲誅諸呂呂禄
為將軍軍於北軍太尉勃不得入北軍於是乃使人刼
酈商令其子況紿呂禄呂禄信之故與出游而太尉勃
乃得入據北軍遂誅諸呂天下稱酈況賣交也史記酈商傳
日格子曰國為重則朋友為輕是故寄不紿禄産北
軍不可入也酈生之節當以賣友為盛責而取敗猶

將褒之況一舉以定漢社稷哉

陳涉之王也而魯諸儒持孔氏之禮器往歸陳王於是孔甲為陳涉博士卒與涉俱死史記儒林傳

日格子曰諸儒從陳涉者使其不死其從叔孫氏乎涉且從之矣況有高祖之召如之何其不從也執先聖之禮器以往而用舍不敢必焉蓋愚於從涉則必不能巧於事高叔孫之巧可及也諸儒之愚不可及也當是時兩生獨安在哉前不從甲後不從通非有

定見其何以與於此

晉趙鞅取晉陽之甲以逐荀寅與士吉射荀寅與士吉射者曷為者也君側之惡人也此逐君側之惡人曷為以叛言之無君命也公羊傳定公十三年

日格子曰鞅以衛貢殺午圍邯鄲荀范之亂鞅始之也故懼而奔公羊氏欲恕鞅而以取甲逐君側之惡歸之是加之大惡也鞅何辭於千古哉鞅不足惜而使天壤間有此稱號後世效尤者往往藉口焉則公

羊氏之說啟之也

魯祭周公何以為盛周公盛魯公燾羣公廩公羊傳文公十三年

日格于曰新穀盈器故曰盛盈燾者覆也廩者連也物

亦太辨矣益禮之謹如此魯廟八佾而遂及於羣公

何莫非禮而僭乃至此哉

張駿疆理西域張植為前鋒進屯鐵門未至十餘里煕

又率衆先要之於遮留谷植將至或曰漢祖畏於柏人

岑彭死於彭亡今谷名遮留殆將有伏植單騎嘗之果

有伏發植馳擊敗之進據尉犂熙率其羣下四萬人肉袒降于宣晉書四夷傳

日格子曰君子之行師也或以是告馬則如之何仲尼懼師而慎戰不聞亦然而況有所聞哉前茅之制尚矣聞而申儆馬視柏如迫以圖不迫視亡如亡以圖不亡視留如留以圖不留是所以濟吾師也易曰其亡其亡繫於苞桑否則惑以荒否則肆以怠

交阯太守張恢坐贓千金徵還伏法以資物簿入大司

農詔班賜羣臣意得珠璣悉以委地而不拜賜帝怪而問其故對曰臣聞孔子忍渴於盜泉之水曾參回車於勝母之閭惡其名也此贓罰之寶誠不敢拜帝嗟歎曰清乎尚書之言乃更以庫錢三十萬賜意漢書鍾離意傳

日格子曰贓入於君君之府庫也賜而不受禮歟非禮也孟子曰其交也以道其接也以禮斯孔子受之矣所謂禮者如此雖然賜出無名雖君命固所當辭也抑有警焉命下則拜教之屑拜已乃辭辭不獲則

再拜以受朝夕顧諟唯共盜泉勝母亦安用是語為哉

學史卷八

學史卷九

明　邵寶　撰

戍凡二十九章

孝昭皇帝時北軍監御史為姦穿北門垣以為賈區胡建守北軍尉欲誅監御史乃約其走卒曰我欲與公有所誅吾言取之則取之斬之則斬之於是當選士馬日護軍諸校列坐堂皇上監御史亦坐建從走卒趨至堂

下拜謁因上堂走卒皆上建跪指監御史曰取彼走卒前捽下堂建曰斬之遂斬監御史建亦已有成奏在其懷遂上奏以聞制曰司馬法曰國容不入軍軍容不入國也建有何疑焉說苑

日格子曰監御史自為姦利其罪大矣建以衆斬之可乎軍法惟將軍可以斬人御史天子命監非將軍所得斬也而況尉哉是故請命而斬之則建也可若擅也是鼓亂也建也不容於三王之世

文宗與宰相議政適見朗執筆螭頭下謂曰向所論事亦記之乎朕將觀之朗曰臣執筆所書者史也故事天子不觀史昔太宗欲觀之朱子奢曰史不隱善不諱惡自中主而下或飾非護失見之則史官無以自免且不敢直筆褚遂良亦稱史記天子言動雖非法必書庶幾自飭帝悅謂宰相曰朗援故事不畀朕見起居注可謂善守職者然人君之為善惡必記朕恐平日言之不協治體為將來羞庶一見得以自改朗遂上之唐書鄭朗傳

曰格子曰人主觀起居注以自鑒得失是啟隱惡之端也史非董狐久矣而直筆猶存於後世者以人主無觀道耳觀道一開顧慮生焉直能無損乎如欲知得失者則凡前史所載孰非殷鑒何必起居注哉

衛女嫁齊太子中道太子死問傅母曰且往當喪喪畢女不肯歸終之以死揚雄記雉朝飛操

曰格子曰禮取女有吉日而女死壻齊衰而弔既葬而除之夫死亦如之衛女之所處當出於此今也不

然其於禮過矣然則弔而未葬女則何居女未廟見而死歸葬于女氏之黨示未成婦死不可即墓而生可即其室乎弔而返服以待葬而除焉可也

時帝刻日納后而尚書左僕射王彬卒議者以為欲卻期坦曰婚禮之重重於救日蝕救日蝕有后之喪太子墮井則止納后盛禮豈可以臣喪而廢從之（晉書孔坦傳）

日格子曰大臣之喪君與有變焉不卻期而納后是以喪婚也而可乎日食而失期不可追救矣然且以

后與太子之變而廢之婚之期可以卻也有大臣之喪而不卻則烏乎可坦之辯斯可以已矣

西門豹為鄴令召長老問民之所疾苦長老曰苦為河伯娶婦至其時西門豹往會之河上西門豹曰呼河伯婦來視顧謂三老巫祝父老曰是女不好煩大巫嫗為入報河伯得更求好女後日送之即使吏卒共抱大巫嫗投之河中有頃曰巫嫗何久也復以弟子一人投河中有頃曰弟子何久也復投一弟子河中凡投三弟子

西門豹曰巫嫗弟子是女子也不能白事煩三老為入白之復投三老河中西門豹立待良久欲復使廷掾與豪長者一人入趣之皆叩頭破額血流地豹曰河伯留客之久若皆罷去鄴吏民大驚恐從是以後不敢復言為河伯娶婦史記滑稽列傳

日格子曰先是數年秦以君主妻河蓋秦俗之陋甚矣此政父老所苦者巫不殺則妖不止然曷不先之以教乎孟子論殺有所謂生道者豹蓋近之吾獨怪

其術之勝耳不然則何媿於陳子亢之止狗葬哉子亢仁術也豹術而未仁秦初以君娚妻河解題日用諸河以求福也無禮之甚也魏文侯使西門豹為鄴令鄴民苦歲為河伯娶婦豹始禁之時魏與秦鄰意者染秦俗與○大事記

晉定公薨子出公錯立趙鞅降三年之喪為期大事記

日格子曰三年之不遂服其非人心所安哉故降而朞又降而三十六日又降而二十七日

襄子姊前為代王夫人簡子既葬未除服北登夏屋請代王使厨人操銅枓以食代王及從者行斟陰令宰人

各以枓擊殺代王及從官遂興兵平代地其姊聞之泣而呼天摩笄自殺代人憐之史記趙世家○程子曰趙襄子姊為代國夫人既殺代王將奪其國夫人距戰是也身為代國夫人社稷無主獨當其任義不可棄社稷以與弟則戰而殺之非姊殺弟也代國夫人殺賊也

日格子曰代國夫人為國拒賊不知有弟也弟而伐姊之國弟道亡矣所恨者夫人不能為孫翊之妻之為耳故摩笄以死代人憐之而程子獨論其距戰為是死節著矣戰或疑乎兄弟故闡之耳

祜與陸抗相對使命交通抗嘗病祜饋之藥抗服之無疑心人多諫抗抗曰羊祜豈酖人者晉書羊祜傳

日格子曰抗之飲祜藥也其識度明且弘矣雖然此豈人之情與理也哉康子饋藥子拜而受之曰丘未達不敢嘗葢凡藥之饋也皆當如此而況敵國之將乎

馮道根以疾卒於官是日輿駕春祠二廟及出宮有司以聞帝問中書舍人朱异曰吉凶同日今可行乎异對

曰昔柳莊寢疾衛獻公當祭請於尸曰有臣柳莊非寡人之臣社稷之臣也聞其死請往不釋祭服而往遂以襚之道根雖未為社稷之臣亦有勞於王室臨之禮也駕即幸其宅哭之甚慟梁書馮道根傳

日格予曰子於是日哭則不歌君聞臣之喪哀心生矣而可臨祭乎朱异之論禮也何必援衛獻公事哉獻公以祭服襚其臣非禮也

遺詔無起寢廟藏主於光烈皇后更衣別室掃地而祭

杅水脯糒而已過百日唯四時設奠置吏卒數入供給洒掃勿開脩道敢有所興作者以擅議宗廟法從事後漢書明帝紀

日格子曰三年之喪禮也七世之廟禮也漢之文明三代以下號稱賢君何為為萬世廢禮之倡乎益文也老明也佛

時宣祖為馬軍副都指揮使引兵夜至傳呼開門太祖曰父子雖至親城門王事也不敢奉命明旦乃得入五代

史周世宗本紀

日格子曰當是時滁已克矣父夜至須旦而入禮也使大敵在外則如之何審而入之其亦可也

真宗不豫大漸之夕公與宰執以祈禳宿內殿時仁宗幼冲八大王元儼者有威名以問疾留禁中累日不肯出執政患之無以為計偶翰林司以金盂貯熟水曰王所須也公取案上墨筆攪水中盡黑令持去王見之大驚意其有毒也即上馬去宋言行録李迪

日格子曰墨水之出元儼偶然哉予讀元儼傳彼固賢王也以其問疾久留不出得無防他奸乎不然水壘矣何為懼毒而出邪古人謂長於料事而不長於料人豈廸謂邪若夫抑邪扶正剪羽翼擣腹心以定倉卒之變則如鎻繼恩大矣

真宗東封泰山車駕發京師上及從官皆蔬食封禪禮畢上勞王旦等曰卿等久食蔬不易旦等皆再拜知節獨進言蔬食者惟陛下一人耳旦等在道與臣同次舍

無不私食肉旦等再拜曰誠如知節之言 宋言行録 馬知節

日格子曰君蔬臣肉問馬以對禮乎曰事君勿欺禮也雖然無亦以封禪非禮故然歟封禪之非禮久矣君舉臣諫禮也既從矣君蔬而臣肉雖勿欺欺也國有常刑若郊廟齋則何如曰君絶葷臣亦絶葷禮也蔬食何為

公嘗奏事而帶寬誤墜文書于地不顧而行仁宗呼內侍拾以與之議者謂仁宗有入君體宋公得大臣體 宋言

行録　宋庠

日格子曰帶寛而文書墜庠益未之知也知則將請罪不暇而安行自若顧乃以是得大體乎禮將適公所先習容觀玉聲乃出庠也知此則何有帶之寛之有

公守蜀兵火之餘人懐反側一日合軍大閲始出衆遂嵩呼者三公亦下馬東望而三呼復攬轡行衆不敢譁或以告魏公公曰當是時琦亦不敢措置　宋言行録　張詠

曰格子曰倉卒應變聖人吾不得而知矣自大賢以
下當不出此魏公云琦不敢措置予亦云

文彥博富弼入相詔百官郊迎鎮曰隆之以虛禮不若
推之以至誠近制兩制不得詣宰相居第百官不得間
見是不推之以誠也願罷郊迎除謁禁宋史范鎮傳

曰格子曰相之道莫難於集衆思謁禁不除雖欲集
其將能乎若夫郊迎是導諛也范公可謂知相道矣

會將祀南郊彗星見宰相趙普召鎬問之鎬曰當祭而

日食猶廢況謫見如此乎晉言于上即罷其禮宋史杜鎬傳

日格子曰當祭而廢禮者有之皆日事也彗非時事即月與旬事郊烏得而廢諸如以災而懼也則修德以弭之禮也徒廢禮焉何居

公得謝蘇軾往賀之曰公雖退而名益重矣公愀然曰君子言聽計從消患於未萌使天下陰受其賜無智名勇功吾獨不得為此命也夫使天下受其害而吾享其名吾何心哉軾慙而退宋言行録范鎮

曰格子曰難進易退君子之盛節也然豈欲以是爲名哉是故知者有唁無賀

神宗問政府地震之變曾公曰隂盛上曰誰爲隂曾公曰臣者君之隂婦者夫之隂夷狄者中國之隂皆宜戒之上問公公曰但爲小人黨盛耳上不懌宋言行錄吳奎

曰格子曰夫二子之言何如曰皆未也夫乾天德也坤地德也天不乾故裂地不坤故震政府典章存焉震于是其諸臣下有將變祖宗之法者乎雖然地之

不坤盍於乾焉求之

公屢薦歐陽公而仁宗不用他日復薦之曰韓愈唐之名士天下望以為相而竟不用使愈為之未必有補於唐而談者至今以為謗歐陽脩今之韓愈也而陛下不用臣恐後之談者謗必及國不特臣也陛下何惜不一試之以曉天下後世也上從之宋言行録韓琦

日格予曰相為天下置也故惟其人則心誠取之非其人則心誠舍之姑用焉以求免國謗於後世得無

與古迪知忱恂告教厥后者異乎不然則待仁宗淺矣

彗出寅艮間耿南仲輩皆謂應在外夷不足憂光奏孔子作春秋不書祥瑞者葢欲使人君恐懼修省未聞以災異歸之外夷也宋史李光傳

日格子曰災以分野此列國之占也一統之世則不然大君天下之主有分野無分氣

帝欲相王欽若旦曰臣見祖宗朝未嘗有南人當國者

真宗遂止旦没後欽若始大用語人曰為王公遲我十年作宰相宋史王旦傳

日格子曰論人以地不若以人孟子曰舜東夷之人也文王西夷之人也君不以地而臣獨以地乎人之患邪南北固皆有之或曰彖任何如曰否惟其人

初文帝崩袥謂傳玄曰三年之喪雖貴遂服自天子達而漢文除之今主上天縱至孝雖奪服實行喪禮若因此革漢魏之薄而興先王之法不亦善乎玄曰漢文以

末世淺薄不能行國君之喪故因而除之除之數百年一旦復古難行也祜曰不能使天下如禮且使主遂服不猶善乎玄曰此為有父子無君臣三綱之道虧矣祜乃止 晉書羊祜傳

日格子曰舜典曰帝乃殂落百姓如喪考妣四海遏密八音此堯之民尚矣為之中制焉則有周禮在孰謂有父子無君臣哉其視夫以日易月為愈遠矣

從母依之奉養甚厚從母子來為將瑜距之曰吾不以

王法貸人將無後悔邪固欲之晞乃以為督護後犯法晞杖節斬之從母叩頭請救不聽既而素服哭之流涕曰殺卿者兗州刺史哭弟者茍道將其杖法如此晉書茍晞傳

日格子曰此蘇章張鎮周之用心也彼於故人君子猶有議焉而况從昆弟乎法不可貸固也向不貸之以官則何至於法之議也公義私情於是乎在茍不能然而法所必加盍亦自劾其私而聽命於上焉夫

猶愈乎爾矣

有欲復肉刑者議取死囚試劓刖公著曰試之不死則肉刑遂行矣乃止宋史呂公著傳

日格子曰肉刑之不可復無先王之教以為之先也有教先焉即刑而殺人乃所謂生道不怨者不然雖不殺人吾未見其可也試之何為仲尼惡作俑者試云試云其為俑也大矣公著其知義乎

高帝悉去秦苛儀法為簡易羣臣飲酒爭功醉或妄呼

拔劍擊柱高帝患之叔孫通知上益厭之也說上曰夫儒者難與進取可與守成臣願徵魯諸生與臣弟子共起朝儀上曰可試為之令易知度吾所能行為之於是叔孫通使徵魯諸生三十餘人魯有兩生不肯行曰天下初定死者未葬傷者未起又欲起禮樂禮樂所由起積德百年而後可興也吾不忍為公所為叔孫通笑曰若真鄙儒也不知時變遂與所徵三十人西及上左右為學者與其弟子百餘人為綿蕞野外習之史記叔孫通傳

日格子曰兩生尚矣叔孫通以隨為通者也然則禮與其興也寧廢歟禮廢於繁難而興於簡易周之文漢高不能行矣殷之質夏之忠何往不可哉苟簡且易漢高未必不從也通也不以簡易量主而以尊重逢君故秦儀是釆秦苛既除而驕復蹈之此通之罪也不然原廟及果獻誰歟欲者而以文過為逢通之心於是乎可識矣雖然德禮一物也禮苟廢矣百年之内君臣如之何父子如之何而曰吾積德以俟乎

故曰兩生尚矣易蠱之上九曰高尚其事

州郡災旱望行部道見飢者裸行草食五百餘人愍然

哀之因以便宜出所在布粟給其廩糧為作褐衣事畢

上言帝以望不先表請章示百官詳議其罪時公卿皆

以為望之專命法有常條鍾離意獨曰昔華元子反楚

宋之良臣不禀君命擅平二國春秋之義以為美談今

望懷義忘罪若繩之以法將乖聖朝愛育之旨帝嘉意

議赦而不罪後漢書王望傳

日格子曰汲黯之稱矯韓韶之稱擅王望之稱專亦
有辨乎黯非所命故謂之矯韶非所虞故謂之擅望
則所部也民飢至此何見之晚而請之不豫也舍專
而坐慢望何辭之有茍以急民病而赦之一言足矣
亦何必稱華元子反云哉華元子反專二國之平與
望事殊比而同之非春秋之旨也
憲有功還為大將軍威震天下復出屯武威會帝西祠
園陵詔憲與車駕會長安及憲至尚書以下議欲拜之

伏稱萬歲稜正色曰夫上交不諂下交不黷禮無人臣稱萬歲之制議者皆慙而止 後漢書韓稜傳

日格于曰古者祝君以萬壽萬年詩書所稱有之自嵩呼聞於漢而萬歲云者遂為祝君之辭一人之外其誰敢干之哉韓稜之處人與張詠之處巳何其嚴也然折諂於豫者難在不懼定讙於遽者難在不疑故豫可能也遽不可能也

秦興師求九鼎齊使陳臣思帥師來救而秦兵罷 解題曰按

戰國策秦興師臨周而求九鼎周君使顏率說齊王曰秦為無道欲興兵臨周而求九鼎周之君臣內自計與秦不若歸之大國齊王大悅發師五萬人使陳臣思將以救周而秦兵罷齊將求九鼎以顏率辭之而止○大事記

曰格子曰九鼎曷為鑄於禹哉墨子以為啟鑄紀治水之功以告萬世也是故君天下者當世守而不必代遷遷自商始周克商乃再遷義士之非之也葢有說焉今不可得而聞矣然不歸之周而歸之土中猶有禹之意焉而說者以為傳國之重器也楚之問秦齊之求

無足怪者王孫滿曰在德不在鼎斯言也足以破千

古之惑矣

學史卷九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學史卷十一

詳校官司業臣納麟寶

編修臣程嘉謨覆勘

覆校官贊善臣莊承籛

校對官中書臣牛稔文

謄録監生臣蔣翰

學史卷十

明 邵寶 撰

亥凡三十章

曲周民父病以牛禱縣結正棄市嶠曰此孝子也表赦之魏志陳嶠傳

日格子曰法聞殺人者死未聞殺牛者死抑為其禱歟則僭之至也曾是可以為孝乎免死而置之法可

也魏法何如魏之法非先王之法也舍魏而從先王君子之議固如此

大毀佛寺復僧尼為民唐書武宗本紀

日格子曰去異端之道韓子所謂人其人火其書廬其居明先王之道以道之者至矣以為除惡務本而皆殺之者非也北魏大武紀詔自王公以下至於庶人私養沙門師巫在其家者皆遣詣官曹限令年二月二十五日過期不出巫沙門死主人門誅以為矯枉過直而姑置之者亦非也金史張暐傳上問暐曰僧道三年一試八十而取一不亦少乎對曰此輩

浮食無益有損不宜滋益上曰周武帝唐武宗後周世宗皆賢君其壽不永雖曰偶然似亦有因也對曰三君矯枉太過今不毀除不崇奉是爲得中矣雖然金魏君臣固無足深論者武宗其庶幾乎

嘗於鄴宮出入於東掖門内與臨菑侯植相遇宣閡潦不得去乃以扇自障住於道邊植嫌宣不爲禮乃駐車使其常從問宣何官宣云丞相軍謀掾也植曰應得唐突列侯否宣曰春秋之義王人雖微列於諸侯之上未聞宰士而爲下士諸侯禮也植乃釋去魏書韓暨傳韓宣渤海人

日格子曰王人位諸侯上有王命也無王命而遇諸塗亦必有禮焉況諸侯有王室懿親者乎扇障佳道傍此何為者宣辨不已臨菑置不問勢邪分邪

君蒨辯於辭令湘東王嘗出軍有人將婦從者王曰才愧李陵未能先誅女子將非孫武遂欲驅戰婦人君蒨應聲曰項籍壯士猶有虞兮之愛紀信成功亦資姬人之力　梁書徐君蒨傳

日格子曰兵法貴肅故軍中有將婦之戒項籍縱以

取敗無足論者陳平有計而出奇孫武無心而示威
皆一時之事亦不可以常法律也如以法則李陵之
行誅且晚矣而況不舉者乎湘東美辭君倩強辨吾
皆無取焉雖然得是說而反覆之則行師之節制蓋
可以無惑矣

時天下草創多逋逃故重士亡法罪及妻子亡士妻白
等始適夫家數日未與夫相見大理奏棄市毓駮之曰
夫女子之情以接見而恩生成婦而義重禮未廟見之

婦而死歸葬女氏之黨以未成婦也今白等生有未見之悲死有非婦之痛而吏議欲肆之大辟則若同牢合巹之後罪何所加魏志盧毓傳

曰格子曰婦未成者不從夫坐允矣哉論乎出婦如何利焉而與聞其事者固不可免也若先出後犯則義絶矣而復從坐可乎葢孔光議淳于長小妻廼始等事詳矣雖然士亡而妻棄市非法也何足論哉何足論哉定陵侯淳于長坐大逆誅長小妻廼始等六人皆以長事未發覺時棄去或更嫁及長事

發丞相方進大司空武議以為令犯法者各以法時律令論之長犯大逆時廼始等見為長妻已有當坐之罪與身犯法無異後乃棄去於法無以解請論光議夫婦之道有義則合無義則離長未知當坐大逆之法而棄去廼始等或更嫁義已絕而欲以為長妻論殺之名不正不當坐有詔光議是○漢書孔光傳

初太子瑛廢武惠妃方嬖李林甫等皆屬壽王帝以肅宗長意未決居忽忽不食力士曰大家不食亦膳羞不具邪帝曰爾我家老奴揣我何為而然力士曰嗣君未定邪推長而立孰敢爭帝曰爾言是也儲位遂定唐書高力士傳

日格子曰力士之定儲可謂婉且密矣終唐之世廢

立皆出若人之手豈非迹此而為之乎晉文公得原守於披君子以為大失廢立之於守原其小大輕重遠矣不擇賢相謀焉乃惟左右是決其流禍無窮無足怪者吾獨於力士言而重嘆之

太祖議復肉刑令曰安得通理君子達於古今者使平斯事乎昔陳鴻臚以為死刑有可加於仁恩者正謂此也御史中丞能申其父之論乎羣對曰臣父紀以為漢除肉刑而增加笞本與仁惻而死者更衆所謂名輕而

實重者也書曰惟敬五刑以成三德易著劓刖滅趾之法所以輔政助教懲惡息殺也若用古刑使淫者下蠶室盜者刖其足則永無淫放穿窬之姦矣今以笞死之法易不殺之刑是重人支體而輕人軀命也時鍾繇與羣議同王朗及議者多以為未可行魏志陳羣傳

日格子曰肉刑古之法也復之何不可也古之法有大且宜先者而未之復也乃獨是焉急語曰不教而殺此之謂乎然則笞杖有殺傷人者痛愈於是笞其

笞杖其杖為之制焉則何殺傷之有

矯本劉氏子出嗣舅氏而婚于本族徐宣每非之廷議其闕太祖惜矯才量欲擁全之乃下令曰喪亂已來風教彫薄謗議之言難用褒貶魏志陳矯傳

日格子曰嗣舅婚族皆禮之所禁也二者孰為重父子之親大矣夫婦之别至矣

會伯升為更始所害光武自父城馳詣宛謝司徒官屬迎弔光武光武難交私語深引過而已未嘗自伐昆陽

之功又不敢為伯升服喪飲食言笑如平常更始以是慙後漢書光武本紀

日格子曰光武之不喪其兄論者以為能忍以就大業使聖賢而處此則如之何易明夷之傳曰內文明而外柔順以蒙大難文王以之利艱貞晦其明也內難而能正其志箕子以之聖賢之所處亦如此雖然視以察安光武之於聖賢遠矣

太醫侯濟張子英治皇孫疾用藥瞑眩皇孫不能任遂

不療罪當死上曰濟等所犯誠宜死然在諸叔及弟兄之子便應准法行之以朕孫故殺人所不忍也命杖七十除名金史宣宗本紀

日格子曰醫誤而獲罪尊且貴者加焉法也以溺愛而故重不可也避嫌而輕之可乎傳曰親親之殺禮所生也皇孫之親固非諸從比也而以為嫌焉何居藥對病而瞑眩非誤也不當其任而投之此固所謂誤者

上問良弼每旦暮日色皆赤何也良弼曰旦而赤色應在東高麗當之暮而色赤應在西夏國當之願陛下修德以應天則災變自弭矣既而夏國有任德敬之亂高麗有趙位寵之難其言皆驗云金史赫舍哩良弼傳

日格子曰日者衆陽之宗也聞大明無私照矣未聞變焉而慝有偏應者也詩曰維此二國其政弗獲維彼四國爰究爰度此獲矣而彼乃究度之弗知禍之至也不亦宜乎論者遂謂方位之符甚矣其昧於天

人之際而啟人君之怠心也

貞元初為太常博士昭德皇后崩中外服除皇太子諸王將服三年詔太常議太子服當與博士張薦柳冕李吉甫曰子為母齊衰三年葢通喪也太子為皇后服古無文晉元皇后崩亦疑太子服杜預議古天子三年喪既葬除服魏亦以既葬為節皇太子與國為體若不變除則東宮臣僕亦以衰麻出入殿省太子遂以卒哭除服唐書暢當傳

日格子曰皇太子爲皇后服古無文信乎曰三年之
喪達乎天子父母之喪無貴賤一也古之文葢如此
天子有萬幾既葬而除猶之可也太子不然何爲不
可行哉父之尊母不得並也見則何服喪無暫釋之
禮太子見父於內敢不以禮若外事則固不敢與也
又何見爲
愈以元濟之平繇度能固天子意得不赦故它將不敢
首鼠卒爲擒之多歸度功而愬特以入蔡功居第一愬

妻唐安公主女也出入禁中訴愈文不實帝亦重牾武臣心詔斵其文更命翰林學士段文昌為之唐書吳少陽傳日格子曰碑之斵也史謂帝重牾武臣心故其然也則前日之決非度孰贊之度之功固非愬敢先也退之之文未嘗沒愬將相内外之體其立言則有當然者度之初入蔡也愬執禮甚恭君子謂之知體文何為獨不然世之論者顧舍此而紛紛於韓段之優劣不亦末乎

陝西行臺御史孔思迪言人倫之中夫婦為重比見內外大臣得罪就刑者其妻妾即斷付他人似與國朝旌表貞節之旨不侔夫亡終制之令相反況以失節之婦配有功之人又與前賢所謂娶失節者以配身是已失節之意不同今後凡負國之臣籍沒奴婢財產不必罪其妻子斷付他人庶使婦人均得守節請著為令（元史文宗本紀）

日格子曰罪人不孥文王之政也孰謂文宗而能行

之乎孔子歎諸夏其所感者大矣夫婦人倫之本雖欲無感吾能已諸

己丑命梅國賓襲其父應春瀘州安撫使職瀘州嘗叛應春為前重慶制置使張珏所殺國賓詣闕訴寃詔以珏畀國賓使復其父讐珏時在京兆聞之自經死國賓請贖還瀘州軍民之為俘者從之元史世祖本紀

日格子曰父讐必復子道也復必告於君臣道也有時與地乎不及告則議法焉今既告矣乃使自行之

可乎當是時使廷不自經死國賔如之何請命諸司寇焉可也

古者異姓世爵公侯與天子為昬姻他姓不得參焉女為皇后已尚王姬而自貴其貴富厚不加焉寵榮不與焉使漢唐行此道則無吕氏王氏武氏之難公主下嫁各安其分各得其所矣金之圖克坦納喇唐古富察費摩赫舍哩布薩皆貴族也天子娶后必於是公主下嫁必于是與周之齊紀無異此昬禮之最得宜者盛於漢唐

矣金史世戚贊

日格子曰古者世國天子之於諸侯甥舅固世有之後世以郡縣易封建故娶后尚主出於簡拜其為禍福於國係乎其人不係乎其家茍非其人家無新故其弊一也呂王武氏之事固不在是論者偶見金俗而遂以槩於漢唐何其昧於時也雖然由今之道亦必有所以處之者富之厚之寵之榮之而無過焉斯得之矣

衛紹王大安元年徐沛界黄河清五百餘里幾二年以其事詔中外臨洮人楊珪上書曰河性本濁而今反清是水失其性也正猶天動地静使當動者静當静者動則如之何其為災異明矣且傳曰黄河清聖人生假使聖人生恐不在今日金史五行志

日格子曰河之水黄也自崑崙來數千里而後至於中國源遠而受委多土汨而濁故其色非他水比清則得其性焉然希矣故以為瑞聖人生天下平乃自

古記之楊珪發此論於金衰之時有規戒焉葢得春秋有年大有年之遺意其謂水濁而反清為性之失至援天地動静為比不亦遠乎

元史河源附録按河源在土蕃朶甘思西鄙有泉百餘泓沮洳散涣弗可逼視方可七八十里履高山下瞰燦若列星以故名鄂端諾爾鄂端譯言星宿也羣流奔輳近五七里滙二巨澤名鄂楞諾爾自西而東連屬吞噬行一日迤邐東騖成川名齊必勒河又二三日水西南來名伊拉齊與呼蘭河合又三四日水南來名呼蘭又水東南來名伊爾齊合流入呼蘭其流浸大始名黄河然水猶小人可涉朱子楚辭九歌注河出崑崙虛色白所渠幷千七百一川色黄百里一小曲千里一曲一直

宣和五年秋應鄉試同試者八百人承亮真定人為第一明年登第調易州户曹未赴會金兵南下天會六年斡里雅布既破真定拘籍境内進士試安國寺承亮名亦在籍中匿而不出軍中知其才嚴令押赴與諸生對策策問上皇無道少帝失信舉人承風旨極口詆毀承亮詰主文劉侍中曰君父之罪豈臣子所得言邪長揖而出劉為之動容金史褚承亮傳

日格子曰君有罪臣不敢言禮也父有罪子不敢言

禮也承亮於此可謂威武不能屈矣彼以富貴之圖忍忘故國而輕於事人者獨何心哉

時沛郡相縣唐賜往北村彭家飲酒還因得病吐蠱二十餘物語妻張氏以死後刳腹出病張如其言自剖視五臟悉糜碎郡縣以張忍行刳剖賜子副又不禁止時事起赦前法不能決律傷死人四歲刑妻傷夫五歲刑子不孝父母棄市並非科例三公郎劉勰議賜妻痛往遵言兒識謝及理考事原心非存忍害謂宜哀矜覬之

議曰法移路尸猶為不宜況在妻子而行忍酷不宜曲通小情當以大理為斷謂副為不孝張同不道詔如覬之議南宋書顧覬之傳

日格子曰親終有命從治而不從亂禮也賜之命其妻子治邪亂邪以其時非亂之時也以其言則亂甚矣彼妻與子曷為從之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烏乎久矣世之衰也甚矣

先是保州屯兵閉城叛命田況李昭亮等討之不克卒

招降之既開城況等推究反者殺二千餘人投於八井又其次二千餘人不殺者分隸河北州軍富相出為宣撫使懼其復為患謀欲悉誅之會公於内黄夜半屏人以其事告公公大以為不可曰禍莫大於殺已降因曰今無朝旨而公以便宜處置若諸郡有不達事機者以公擅殺不肯從命事既參差則必生事是欲除患於未萌而反趣其為亂也且某至鎮州必不從命富公不得已遂止朱子歐陽公事蹟

日格子曰富公之不爲白起歐陽公一言之力也是言也於國爲忠於卒爲仁於僚友爲義於職事爲正

温之將還賜猛車馬拜高官督護請與俱南猛還山諮師師曰卿與桓温豈並世哉在此自可富貴何爲遠乎猛乃止苻堅將有大志聞猛名遣吕婆樓招之一見便若平生語及廢興大事異符同契若玄德之遇孔明也

晉書王猛傳

日格子曰王猛有管仲之才而時地皆異晉之東其

德澤非周之東也氐堅且據中原矣如匡合何然則猛從温而東與從堅而北孰愈伸中國之義莫如東救中原之民莫如北東不能奪温之權北不能移堅之志

靖康之難欽宗幸敵營敵人欲得某文欽宗不得已為詔從臣孫覿為之隂冀覿不奉詔得以為解而覿不復辭一揮立就過為貶損以媚敵人而詞甚精麗如宿成者敵人大喜　朱子記孫覿事

日格子曰覿可為此文乎曰身可殺筆不可執也如恐妨國議者謝安之遲疑李紳之畏懼爲之猶賢乎爾然則詔可不奉乎曰君父之命有治有亂治可從亂不可從也詔命也

楚子疾告大夫曰不穀不德少主社稷生十年而喪先君未及習師保之教訓而膺受多福是以不德而亡師于鄢以辱社稷為大夫憂其弘多矣若以大夫之靈獲保首領以殁於地唯是春秋窀穸之事所以從先君於

禰廟者請為靈若厲大夫擇焉莫對及五命乃許秋王卒子囊謀謚大夫曰君有命矣子囊曰君命以共若之何毁之赫赫楚國而君臨之撫有蠻夷奄征南海以屬諸夏而知其過可不謂共乎請謚之共大夫從之左傳襄公十三年

日格子曰子囊之謚其君君子謂之忠諸侯謚於天子禮也苟子囊有蔡季之心必為之請焉不請而私議何居共則共靈則靈厲則厲公論所在孝子慈孫

百世不能易也而子囊輙億其意而謂之命不亦誣乎

蔡州妖尼于惠普託佛言人禍福朝中士大夫多往問之公獨以為妖甞有一名公於廣坐中稱尼靈異云甞有牽二牛過尼前者指示人曰二牛前世皆人也前者是一官人後者是一醫人官人甞失入人死罪醫人藥悞殺人故皆罰為牛因各呼其前世姓名二牛皆應一座聞之皆嘆其異公獨折之曰萬物人最靈其尤者為

聰明聖知皆不能自知其前世而有罪被罰之牛乃能自知乎於是座人皆屈服朱子歐陽公事蹟

日格子曰歐陽之辨妖尼精矣使辨不至此則將信之乎牛能應人言物妖也尼言能使牛應人妖也妖以害正直去之耳辨可也不辨可也

公攝帥成都程子將告歸既見曰先生何以告我子曰公嘗言為將帥當使士卒視已如父母然後可用舊帥新亡而公張樂大享將校於府門是教之視帥如父母

乎曰亦疑其不可故使屬官攝主之子曰是尤不可公與舊帥同寮也失同寮之義其過小屬官於主帥其義重曰廢享而頒之酒食如何曰無頒也武夫視酒食為重事弗頒則必思其所以而知事帥之義乃因事而教也宋言行録范純仁

日格子曰程子之告范公是也當是時使舊帥之政令有不便於士卒者則如之何小事漸更大事即革然則何以異於享燕享燕私恩也政令公義也私恩

行則無寮友公義廢則無朝廷
時叛將范瓊擁彊兵據上流召之不來來又不肯釋兵
中外洶洶知樞密院事張忠獻公與公密謀誅之一日
為遣張俊以千人渡江捕它盜者使皆甲而來因召瓊
俊及劉光世詣都堂計事為設飲食食已諸公相顧未
發公坐廡下恐瓊覺事變遽取黃紙執之趨前舉以麾
瓊曰下有勑將軍可詣大理置對瓊愕不知所為公顧
左右擁置輿中衛以俊兵送獄使光世出撫其衆數瓊

在圍城中附金人迫脅二聖出狩狀且曰所誅止瓊耳汝等固天子自將之兵也衆皆投刃曰諾因悉麾隸它軍瓊刻而定瓊竟伏誅 宋史劉子羽傳

日格孚曰劉子羽當機定亂於境外人臣之義固有之獨非矯歟或曰執黃紙而無所書非矯也曰口既宣矣微紙猶矯而況有所執哉雖然矯之罪可請也事定而自表焉人臣之義斯為安乎

補朗陵侯相涖事明理稱為神君項之棄官歸年六十

七卒李膺時為尚書自表師喪二縣皆為立祠後漢書荀淑傳

曰格子曰表師喪自李膺為荀淑始制舉主服自荀爽為表遂始皆厚之道也禮惟其稱隆汚在人觀過知仁不有君子者乎

黨禁解五府並辟司空表逵舉有道不應及逵卒爽制服三年當世往往化以為俗時人多私諡其君父及諸名士爽皆引據大義正之經典雖不悉變亦頗有改後漢書荀爽傳

日格子曰謚之有分久矣無謚而以為有謚甚矣夫禮之失也不有君子誰其正之爽制舉主服君子曰厚矣雖然猶私謚也師喪以心而舉主服三年乎

吳有龍丘萇者隱居太末志不降辱王莽時四輔三公連辟不到掾吏白請召之延曰龍丘先生躬德履義有原憲伯夷之節都尉埽灑其門猶懼辱焉召之不可遣功曹奉謁修書記致醫藥吏使相望於道積一歲萇乃乘輦詣府門願得先死備録延辭讓再三遂署議曹祭

酒長尋病卒延自臨殯不朝三日是以郡中賢士大夫爭往宦焉後漢書任延傳

日格子曰進退君子之大節道之所在以身殉之豈可重於平生而輕於將死乎龍丘萇衰矣不然則感延之勤固將從之也恐死而不白於是乎言

繆公享國三十九年天子致霸葬雍繆公學著人史記秦本紀

日格子曰書載秦誓大繆公之悔過也葢悔用杞子

之言云史稱學著人著人微矣蹇叔邪抑杞子邪由杞子則危由蹇叔則安徒曰著人而不指其人則是非將安執哉雖然老成典刑何國蔑有乃舍焉而著人是學截截諞言其亦有以來之矣史遷之書褒邪貶邪

學史卷十